

养老院里的“浮世绘”

——解读《人生临界点》

潘爱娅



《人生临界点》
房积忠 著
团结出版社

何为“人生临界点”？无疑，这个点，定是人的生命向生或向死的边缘地带。

安庆市作家房积忠先生，以他养老院负责人的身份，用他手中的笔，把他在养老院与那些耄耋老人的接触中，所发生的感人故事真实地纪录了下来。用朴素美好的文字进行艺术加工后，形成一篇篇撼动人心的故事，遂成就了《人生临界点》这本小说集。

养老问题是社会大问题，也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现实问题。房积忠先生将笔触伸向这一地带，等于触向了社会问题的某一焦点。然而，在他的文章中看不见悲观失望，有的都是积极向上和向善的人生观念。尽管在曲折的故事情结里，充斥了太多的苦难和太多善恶，其结果都有个合情合理的结尾，也就是让人的灵魂都得到了应有的升华。

这正符合作者本人的品质道德。身边认识房积忠先生的朋友都说，他就是这个社会里最朴实善良的好人。曾经受过太多磨难的他，现在作为一名养老机构的负责人，还是整日为那些九十多岁的老人翻身、洗澡，并且还要编故事逗那些老人高兴，不然他们会像小孩子一样哭闹。如果没有人性的大爱，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这毕竟不是为花花姑娘服务。

在《人生临界点》这本小说集里，作者用生动有趣的文字，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把那些八九十岁老人的心理形态，作了微妙的描绘。用故事情节塑造出他们不同的生活画面，令读者除了佩服作者的文学功底之外，也为作者平时的细致观察，和他在养老院工作时对老年人的深切关心，表示出由衷的尊敬。

《加寿》这篇小说里，描写了一位九十八岁的史奶奶，她怕自己活到一百岁就不行了，但又想活还不想死，哭闹着不吃不喝。服务人员没有办法，把她的子女找来哄劝还是不行，于是只能找到院长，这院长就是房积忠先生。

房先生是写小说的思维，肯定不一般。他急中生智当着老奶奶的面拿出手机，跟“阎王爷”聊上了：“我想求

您给史秀英老奶奶加十年寿，看在我们多年的朋友份上，阎王爷！您帮帮吧！……”阎王买了院长的账，答应给史奶奶加十年寿。养老院里刚安静下来，其他九十多岁的老人们不干了，也都来要求加寿。院长可不能厚此薄彼，只得不停地求“阎王”帮忙。要求“加寿”的风波，凭着院长和“阎王”的友谊，被一一摆平了。

像这样的故事看起来很搞笑，可是在有许多失智老人的护理院里，每天都会有类似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

“在这个特殊的群体里，只有借用特殊的手段才能安抚老人对死亡的恐惧感，展示出温暖的人性关怀……”著名诗人和评论家沙马先生，在《人生临界点》序言里的两句话，给了《加寿》这篇小说最好的诠释。

“一年后的清明节，路上的油菜花盛开着，金黄，金黄，燃烧一片。我带着虔诚的心情，来到了陵园二老的墓前祭拜，心里感到特别的欣慰。”这是另一篇小说《合墓》的结束语。

一对九十多岁的老夫妻，要求死后“合墓”，他们在一起恩爱地生活了五十多年，含辛茹苦地把八个孩子养大，且个个事业有成、生活幸福。老夫夫妻俩现在一位是九十六岁，一位九十四岁，他们清楚自己已经时日不多，唯一的愿望就是想百年后，两个人能够合葬在一座墓里，如祝英台和梁山伯一样，化蝶双飞。

老两口早已经把护理院当作了家。他们把子孙喊来，把作者“我”也喊来作为证明人。老爹说“我和你们的妈妈，结婚后相相相爱五十年了，我们希望死后合葬一起……”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子女们一个个都不做声了。

老奶奶流泪了“当初我和老李走到一起时，你们都还小。是我们俩将你们拉扯大，两家八个孩子，要吃要穿要读书不容易啊！……”这下子明白了，这对老人是半路夫妻。他们的子女都孝顺，唯独这个问题不能通融。因为他们的生母或者生父，是不能在“那边”孤独生活的。

老人坚决要求合墓，而子女百般阻挠。围绕着这个问题，情结曲折中产生了许多故事。“我”为了完成老人的心愿，不停地做老人子女的工作，甚至求助于法律等等，终于完成了这对老夫妻的心愿。

《献给院长的花》是描写护理院里的老年人，把他们平时侍弄的花儿摘下，悄悄地插在疲劳至极后打瞌睡的院长头上。而院长醒来后急于去参加一个会议，带着满头的花儿到了会场，引起会场哄然的小笑话。故事虽短小，寓意里深藏了护理院老年人的阳光心态，和对院长的喜爱。

《人生临界点》这本小说集，作者以他的思维方式，突出“人性”这个主题，把发生在老年护理院里的故事或者日常生活，深加工后展现给读者，这在当今小说界是不多见的。

人将渐老，每个人终都逃不脱。读一读《人生临界点》，无疑是一种人生启迪。

去白塔下找“翠翠”

李庆林

沈从文乡土气息浓郁的小说《边城》故事的所在地茶峒，实际上是离凤凰县不远的的一个汉族人居多的小乡镇。沈从文成长于湘西的凤凰县，从小耳濡目染于这里民风纯善却好勇斗狠的苗族文化，辛亥革命后的湘西家乡，并未随大流，而是更趋向于一种边疆原始主义。而茶峒这个边陲小城，长期被浓厚的苗人文化包围着，形似一座“孤岛”，因此，沈从文关于《边城》故事的构想，应是很小时就萌生了的。

他母亲的娘家黄氏一族，实则是土家族，而非苗族。但苗族当时在凤凰一带的影响力实在太太，土家族势微，被同化或混淆实属正常，以至于沈从文15岁去当兵时，还笃定认为母亲是苗族。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小说《边城》里的少女翠翠虽为汉人，但长相、举止、谈吐都饱含苗族人的烙印。譬如小说开头对翠翠的这番描摹：“翠翠在风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从《湘行散记》中获知，沈从文在1934年元旦一过，就启程通过水路前往家乡探望病榻上的母亲。当他抵达凤凰县后，便知晓国民政府怀疑他与共产党有染，时时跟踪和监视他，致使他只在凤凰住了短短几天，就返程回北京了。他潜意识里割舍不下家乡情结，同时，他极难忍受家乡的风土原貌被当时气氛紧张的国民政府潜移默化地倾轧着、肢解着……沈从文此行的心理感受很是不爽，反倒激发了他从小流淌在血液里的家乡情怀，他一回到北京，便开始创作小说《边城》，于四月下旬完稿。

茶峒虽有乡团、驻军、小商小贩、乡亲、船总等等，但的确是一处充满乌托邦色彩的闭塞所在。这里不关心外面的世界，边远偏僻之地的人们，质朴厚道，对牧歌式的生活方式既不排除也不热衷，对由此而来的人间误解与悲剧纠纷并不生疏。自得苦乐，性情淳朴，聚居于山乡美丽的自然风光一隅，形同象棋棋盘上的棋子，不温不火。

这里有白河，流向下游与沅水汇合。白河两岸山村一角，是个原始的码头，有个在此摆渡的老爷爷和他孙女翠翠以及一条黄狗。祖孙居住处的山上有座白塔，当地人借此保佑平安。爷爷已70岁了，按自然规律，距离黄泉路已不远。翠翠整15了，她较为复杂的感情已开始萌发，她对于男女之间的接触，对于死，都格外小心翼翼起来。她对船总顺顺的次子“傩送二老”虽有好感，但不会表达也不懂表达，她像那座白塔一样沉默着，害羞着，偷偷去采虎耳草。她几乎具有卢梭式的美德，但兴许正是她人生悲剧的一个隐喻。“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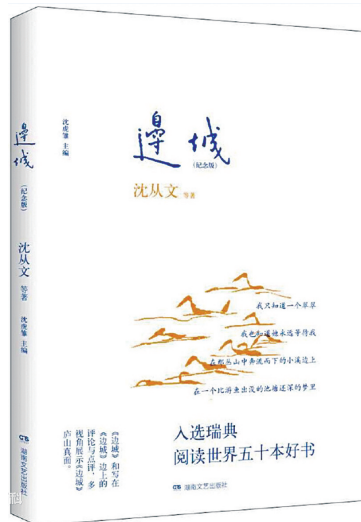
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陌生人并无机心之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顺顺家长子“天保大老”喜欢翠翠，他想要翠翠，接替爷爷的渡船营生，并在今后买下白塔附近的两山，建下寨子。爷爷心知傩送二老也喜欢翠翠，就对大老进行一番考验测试，造成误解。大老下险滩遇难后，顺顺一家对于傩送与翠翠的亲事讳莫如深，在原始的禁忌中，他们潜意识里认为是翠翠间接害死了天保大老。

傩送二老也离开了茶峒，四处去做生意。大老的突然遇难，打破了乡镇固有的人文平衡。船总顺顺在此地有钱有地位，他虽然非常善良，但与摆渡人老爷爷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客观的，无形的阶级分层也随之客观存在着。那座白塔默默目睹着茶峒人一代一代繁衍生息，也目睹着老爷爷与顺顺间潜移默化的阶级对立。《边城》里透过原始自然风光，含蓄地描述着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这也是沈从文对于家乡的潜在隐忧。茶峒的那些乡下人不会说谎，不懂作伪，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能世代永远幸福。一场猛烈洪水的突袭之夜，爷爷平静地死在睡梦里，那座白塔被冲毁，倒塌了。少女翠翠无论如何规避现实，她都摆脱不了爷爷已不在人世的事实，她不得不孑然面对一切变故……

有年去凤凰旅游时，我想过，去白塔下找“翠翠”！但很快，我就被自己这个所谓浪漫的愚蠢念头弄得哭笑不得。当时我想：茶峒人后来集资重修了白塔，兴许翠翠已死去，白骨葬在白塔下；兴许翠翠还活着，一位白发老妪，坐在白塔下……

《边城》无疑是沈从文对于家乡无限美好的留念，他对时局动荡不安满怀忧患的同时，用翠翠与爷爷的故事定格了家乡纯善的风土人情。他曾说：“《边城》中创造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边城》

沈从文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